

文学名著百部

ROAD TO
SUFFER

苦难的历程

II

[苏] 阿·托尔斯泰 / 著

朱雯 / 译

译林出版社

562261



90562261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ROAD TO
CALVARY

苦难的历程

II

[苏] 阿·托尔斯泰 / 著

朱雯 / 译



译林出版社

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我们就会纯净得不能再纯净了。

第 一 章

一切都过去了。冷飕飕的风刮得那些废纸——一片片的军事命令、剧场海报和唤起俄罗斯人民那“良心和爱国心”的传单——在彼得堡那荒凉沉寂的街头卷来卷去。五光十色的纸片，背后粘着糨糊，不祥地窸窣作响，随着风儿翻飞，这风也把雪花吹得在人行道上蜿蜒曲折地直卷。

这便是最近震动京都的闹哄哄的醉醺醺的骚乱所遗留下来的唯一痕迹。赶热闹的人群已经从街头和广场上退散^①了。冬宫^①空荡荡地立着，屋顶给巡洋舰“阿芙乐尔”^②上射过来的一颗炮弹打穿了。临时政府的委员、有势力的银行家、著名的将军，都逃到不知哪儿去了。绚烂的马车、盛装的女人、武官、文官以及得意忘形的社会活动家，也都从破破烂烂、肮里肮脏的街头消失

① 沙皇的宫殿，自一九一七年二月至一九一七年十月，一直做着反动的临时政府的大本营。

② 波罗的海舰队的一艘巡洋舰；袭击冬宫是以“阿芙乐尔”炮轰开始的。

了。夜里，把木板钉到店铺窗门上去的铁锤声越来越多了。有几家橱窗里，还陈列着一丁点儿东西：这里一块乳酪，那里一块坏了的糕饼。可是，这也不过增加人们对于过去生活的怀念罢了。心惊胆战的行路人紧贴着墙壁，鬼鬼祟祟地向巡逻队瞟一眼——一群群果敢的人，大踏步走过去，便帽上佩着红星，肩膀上背着步枪，枪统朝地。

北风把寒气吹进人家黑黝黝的窗子，飞进空洞洞的门廊，刮散了过去那骄奢淫佚的魔影。一九一七年年底，彼得堡是阴森可怕的。

阴森可怕的，不可思议的，难以理解的。一切都过去了。一切都取消了。一个戴着破烂帽子的人，手里提着糇桶，拿着刷子，在被暴风雪扫过的街头来来去去地奔跑。他一张又一张地贴出最新的布告，贴得那古老的墙上尽是一块块白的。头衔、勋爵、恩俸、军官的肩章、字母 Б^①、上帝、私有财产以及爱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的权利——样样都废除了。取消了！那个贴标语的人，从帽檐底下恶狠狠地往玻璃窗里瞅了一眼，住在里面的人们穿着毡鞋和皮大衣，仍然在冷冰冰的房间里踱来踱去，绞着手，一遍又一遍地说：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还会发生什么事呢？俄罗斯的毁灭，一切的末日。……死亡！……”

走近窗子，他们看见一辆长长的运货篷车停在对过那座住着他“老爷”的房子前面，这儿从前老是有有一个警察立正站着，眼睛直瞪瞪望着灰色的门楣；他们又看见几个武装的人正在从那所房子的敞着的门里，往外搬家具、地毯和图画，运上汽车。大门上挂着一方红布旗，那儿就站着他“老爷”，他蓄着两撇史柯倍莱夫将军式的颊须，穿着一件薄薄的大衣，正在挪挪擦擦地走来

① 这个俄语字母在十月革命以后给废除了。

走去，晃动着花白的脑袋。他们把他赶出来了！在这样的严寒中，叫他上哪儿去呢？随他爱上哪儿去吧。……这就是他“老爷”——国家机器的重要骨干哪！

夜来了。一片漆黑，既没有一盏街灯，也没有一星从窗子里透出来的亮光。没有煤，可是大家都说斯莫尔尼^① 仍然灯火辉煌，工厂区也是点着灯的。风在磨难重重、弹痕累累的城市上空怒吼，在屋顶的窟窿里呼啸：“遭劫啦！遭劫啦！”黑暗中爆出了枪声。谁在放枪，为什么放枪，向谁放枪啊？莫不是闪烁的火光将雪云染红的那个所在？不，那是酒库在焚烧哪。……人们在地窖里淹在那从破了的桶子中流出来的酒里。……滚他们的，让他们活活地给烧死吧！

唉，俄罗斯人民，俄罗斯人民哪！

俄罗斯人民，一列车一列车的，上百万的从前线涌回来，回到他们的家里，回到村庄，回到草原，回到沼泽，回到森林。……回到地里，回到他们的女人那儿。……在窗子破碎的车厢里，他们一动不动地站着，水泄不通地挤着，连死尸都没法儿从人缝里拖出来，扔到车窗外面去。他们挤在缓冲机上，车篷顶上。他们给冻僵了，掉在车轮底下，被低垂的桥洞撞碎了脑袋。任什么东西只要落到他们手里，就往箱子和包裹里一塞，带走了——你说不出什么东西会用得着：机关枪、步枪机、从死人身上拿下来的零星杂物、手榴弹、步枪、留声机，还有打车厢座位上割下来的皮革。只有钱是不要的——那东西，连拿来卷纸烟都不抵用。

列车在俄罗斯的平原上慢慢地爬着。到了车站便精疲力竭地停下来，这些车站窗子都破碎了，门从门钮上脱落了。每个车站

① 斯莫尔尼是彼得格勒一所女子大学，一九一七年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大本营曾设在这里。

都会遇到一阵不堪入耳的咆哮。穿灰色长大衣的人，响动着步枪的扳机，从车顶上跳下来，跑去找寻站长，把那个世界资产阶级的走狗当场送了命。“给我们来一个火车头！……你活腻了吗，你这个婊子养的？让列车开走啊！……”于是他们就跑到快要断下气来的火车头前面，司机和火宕都已经逃进大草原去了。“去拿煤啊！去拿木柴啊！把栅栏拆掉，把门窗砍掉啊！”

三年以前，很少提到这样的问题：跟什么人在打仗，为什么要打仗？天空裂开了，地面震动了：动员，战争！人民都明白：发生可怕事情的时候已经到来。旧的生活方式已经过去了。拿起枪杆子来吧！不管将来怎么样，可总不会回到老路上去了。郁积了几百年的怨恨，这可沸腾起来啦。



三年以后，人民已经认识到战争意味着什么。前面是机关枪，后面是机关枪——活着的时候，在粪堆和虱子窝里打滚。随后，一阵颤抖，他们的脑袋发昏了——革命！……一清醒过来，他们就问：“咱们怎么搞的？难道又要受欺骗吗？”他们听到鼓动员说：“咱们从前做了傻瓜，现在应当聪明一点了。……咱们打仗已经打够——现在让咱们回家，让咱们去报仇。现在，咱们知道咱们的刺刀该往谁的肚子上戳去。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沙皇，也没有什么上帝。只有咱们自个儿。回家——去分土地去！”

从前线开回来的兵车，仿佛犁头一样穿过俄罗斯的平原，破损的车站、毁坏的车身、遭劫的城市都落在后面。从乡村和农庄里传出来吱吱嘎嘎、铮铮铮的响声——那是人们在锯断步枪的柄。俄罗斯人民认真地在地上安顿下来了。在小木房里，又像很久很久以前那样，燃点着松明，女人们在曾祖母的手织机上拉着经线。时间仿佛又倒流回去，回到那早已逝去的年代。这是冬天，是第二次革命、就是十月革命爆发的那一年。……

给饥饿所袭击、给乡村所扫劫、给北极风穿透的彼得堡，给敌人所包围，给阴谋所震动，已经成了一个没有煤、没有面包、

工厂的烟囱不再冒烟的城市，一个仿佛暴露在外面的人脑似的城市——而这时却从柴尔斯柯伊·赛洛的无线电台上，不断地广播出来活像炸弹一样激烈的意见。

“同志们！”一个瘦小个子把一顶芬兰便帽前后戴反了，站在花岗石基脚上嚷，在寒冷的空气里嗓子都发了嘎，“逃兵同志们，你们背过身来对住那些混蛋的帝国主义者。……我们彼得堡工人，告诉你们：你们干得对，同志们！……咱们不要去当血腥的资产阶级的佣兵。打倒帝国主义的战争！”

“打倒……打倒……打倒……”这样的喊声在满面胡子的士兵群中懒懒地滚动着。他们肩上都扛着步枪，背上背着包裹，疲惫而沉重地站在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纪念像前面。沙皇人像那一大块乌黑的东西上面盖着雪，敞开着短外套站在粗壮的铜马头底下的演讲者也浑身盖着雪。

“同志们！……咱们这会儿可还不能搁下咱们的步枪！革命在危险中。……敌人从世界的四面八方正在起来反对咱们。……在他们专爱掠夺的手里，有的是山一样多的金子和可怕的毁灭性的武器。……他们看到咱们呛在血泊里，高兴得发抖。……可是咱们不会畏缩。……咱们的武器就是咱们对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炽烈的信心。……这革命就要来了，它已经逼近了……”

风把他这句话的结尾给吹散了。一个肩膀宽阔的人，大衣领子向上翻着，走过来站在纪念像近旁。他仿佛对那座纪念像、那个演讲者、那些背着包裹的兵士全不在意似的。可是突然有一句半句话引起了他的注意，倒不是这一句半句话的本身，而是从铜马嘴底下喊出这一句半句话来的时候那股狂热的信心：

“……你们要明白……半年以后，一切罪恶的根源——金钱——就要被永远消灭了。……再也不会会有饥饿，再也不会会有贫穷，再也不会会有屈辱。……你们需要什么东西，不妨到公共仓库



里去拿。……同志们，咱们要用金子来造公共厕所呐。……”

可是正在这时候，一阵风把雪花一直吹进演讲者的喉咙里。他暴躁而懊恼地弯下腰，开始咳嗽，而且咳个不停。他的肺叶好像要炸开似的。兵士们在原地站了一会，随后晃动着高顶便帽，走散了——有的走向车站，有的穿过城市到了河对岸。演讲者也从基脚上爬下来，手指在冻了冰的花岗石上滑着。那个大衣领子向上翻着的人，小声招呼他道：

“嗨，罗勃莱夫！”

华西里·罗勃莱夫仍然在咳嗽，一边扣好短外套的纽扣。他没有伸出手去，却气冲冲直瞪着伊凡·伊立奇·捷列金。

“哦，有什么事？”

“我很高兴看见你。……”

“那些个死鬼，那些个呆子，”罗勃莱夫朝着给雪遮得迷迷糊糊的车站的轮廓瞟了一眼，说；车站前面，在他们的包裹旁边，满面胡须、浑身虱子的前线上的士兵们一簇簇一群群地站着。“你有什么法子叫他们搞通呢？他们都像蟑螂一样从前线跑回来了。一些老粗！……实在需要一点恐怖咧！……”

他那冻僵的手把挟着雪片的风抓了一把。……他的拳头仿佛打着一样看不见的东西。手还是伸出着，他全身打了一阵寒颤。……

“罗勃莱夫，老朋友，你是很知道我的。”（捷列金把衣领翻下来，向罗勃莱夫那土灰色的脸躯下身去。）“看在上帝的面上，请你给我解释一下。……我们都把脑袋钻在圈套里啊。……德国人只要高兴，过一个星期就会到彼得格勒来。……你知道，我对政治是从来不感兴趣的。……”

“你这是什么意思——从来不感兴趣？”罗勃莱夫好像浑身毛发都直竖起来，样子很难看地向他转过脸去。“那么，什么事你才感兴趣？你知道，现在不感兴趣的是些什么人？”他狂暴地瞅

住伊凡·伊立奇的眼睛。“那些守中立的，都是人民的敌人。……”

“那正是我想跟你谈谈的事。……可是，你就不能像一个人一样说话吗？”

伊凡·伊立奇也愤怒得毛发直竖起来。罗勃莱夫从鼻孔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你是一个古怪的家伙，捷列金同志。……哦，这会儿我没有工夫跟你谈——这一点你能不能了解？”

“你瞧，罗勃莱夫，我处在这么一种情况里。……你有没有听到科尔尼洛夫正在顿河那边发动人？”

“嗯，我已经听到了。”

“我或者往顿河去……或者跟你们待在一起。……”

“你这是什么意思——或者、或者？”

“我一定要知道哪一边是对的。……你是为了革命，我是为了俄罗斯。……说不定我也是为了革命。……你知道，我是一个前线的军官哪。……”

罗勃莱夫那双黝沉沉的眼睛里，愤怒已经消失，只剩下失眠后的疲乏了。

“好吧，”他说。“你明天到斯莫尔尼来找我。……俄罗斯！……”他摇摇头，笑了笑。“你的那个俄罗斯，真气得人发疯。……她叫我眼睛都冒血了！……可是，我们大家到底还要为她而牺牲。……你现在到波罗的车站去。那边有三千个开小差的人，已经在地上躺了三个星期。召集他们开个会，为苏维埃政权做一点宣传。……告诉他们：彼得格勒需要面包，我们需要战士。……”（他的眼睛又燃烧起来。）“告诉他们，要是他们光躺在暖炕上搔肚子，他们就会像狗一样完蛋。他们照这样搞革命，简直应当挨一顿鞭子！……把这些个话凿进他们的脑壳里去！……现在，谁也不能挽救俄罗斯，谁也不能挽救革命，除了苏维埃政



权。……懂得吗？现在，天下没有再比我们的革命更加重要的了。……”

捷列金在黑暗里顺着冻了冰的梯子，走到了五层楼上。他摸索着门。先是敲了三下，随后又敲了一下。有人从里边走近门。沉寂了一会，他才听到他女人小声问道：

“谁啊？”

“是我，是我，达莎。”

门背后一声叹息。锁链铮铮地响了。钥匙好半天转不过来。可以听到达莎在嘟嘟哝哝地说着：“唉，我的天，我的天！”后来她终于把门开了，马上顺着过道摸黑走回去，往什么地方坐下了。

捷列金关上门，仔仔细细地拴好所有的铁钩和门闩。他脱掉套鞋；往口袋里摸索——“该死，没有火柴！”他大衣还没脱掉，便帽也戴在头上，就将胳膊向前面伸出了，朝达莎走去的方向摸过去。

“真是岂有此理，”他说，“又没有电灯了！达莎，你在哪儿？”

稍微停了一停，她才从书房里小声答道：

“灯是亮过的，可是后来又灭了。”

他走进书房；这是整个寓所最暖和的一间，可是今天连这儿也很冷。他向四下里扫了一眼，但是什么也辨别不出来——甚至连达莎的呼吸也听不到。他肚子很饿，尤其想喝点儿茶。可是他觉得达莎一样都没有准备。

翻下了大衣的领子，伊凡·伊立奇在靠近沙发的一张安乐椅上坐下来，脸朝着窗子。外面，在雪花纷飞的黑暗中，晃动着一缕朦朦胧胧的光。从喀琅施塔得，也许从更近的什么地方，探照灯在天空中搜索。

“我该把火炉生起来，”伊凡·伊立奇心想。“我用什么办法问一问达莎，不要惹她生气，问她火柴放在哪儿。”

可是他没有能下一个决心去问她。他想不明白她到底在干什么——在哭泣还是在瞌睡？周遭实在太沉寂了。整个几层楼房子里弥漫着坟墓一般的沉寂。唯一的声响便是那偶尔传来的微弱的枪声。忽然，枝形大吊灯上的六盏电灯亮了起来，红盈盈的光朦朦胧胧地照亮了那间屋子。这才看见达莎坐在书桌旁边，皮大衣披在身上，一只脚穿着毡靴伸出在前面。她的头搁在书桌上，一边的腮帮贴着一块吸墨纸板。她的脸很清瘦，很疲劳，眼睛睁得挺大——原来她连眼睛都没有闭上呢！——她坐得既不舒服，又不自然，那么样弯腰曲背的。……

“达辛嘉，你不能老是这样子下去啊！”捷列金含含糊糊地说。他为她难过得简直受不了。他往书桌那儿走过去。可是电灯里的红丝闪了几闪就灭了。这灯光，前后只亮了几秒钟。

他站在达莎背后，屏住气压下身子去。不声不响地摸摸她的头发，那仿佛是再简单也没有的。可是她简直像个死尸，他走拢去，竟连一点反应也没有。

“达莎！你干吗要这样子折磨你自己啊？……”

一个月以前，达莎生过一个男孩子，没过三天就夭折了。孩子没有足月，是受了剧烈的震惊才早产下来的。有一天黄昏，在战神广场上，两个高大得异乎寻常的人，穿着飘啊飘的殓衣，猛扑到达莎身上。他们准是那些臭名远扬的“跳人”，脚上装着特制的弹簧，在那种离奇的时代，把整个彼得格勒弄得很恐怖。他们吹着口哨，朝达莎咬紧牙齿。于是她倒下去了。他们剥掉她身上的大衣，三脚两步地跳过了里拜齐桥。达莎在地上躺了好半天。雨瓢泼似地下着，夏花园里光溜溜的菩提树疯狂地飒飒作响。在丰登嘉河后面，有人拖长着声音在喊：“救命！”孩子在达莎的肚子里踢着小脚，好像在要求出世了。

那孩子着急得很，弄得达莎只好站起来，穿过特罗依兹基桥。风吹得她贴住了铁栏干，湿漉漉的衣裳把她的腿给绞住了。没有一点灯光，也没有一个路人。下面是汹涌澎湃、乌黑沉沉的涅瓦河。达莎一下桥，便觉得第一阵剧痛。她知道自己是不能回家的了，就只想挣扎到一株树底下去避一避风。到了克拉斯尼依—佐里街上，她才被一个巡逻的喝住了。那个兵士手里拿着步枪，向她那死灰色的脸弯下腰去：

“他们把她的衣服都剥掉了，那些个混蛋！瞧！她还怀着身孕呐！”

他把达莎送回家，扶她上了五楼。他用枪柄撞门，等到捷列金开了门探出头来的时候，便又向着他喝道：

“难道能这样做吗？晚上让女人家一个人出去！她差点儿把孩子生在路上。……你们这些鬼，你们这些资产阶级的糊涂虫！……”

当夜就分娩了。一个唠唠叨叨的收生婆出现在寓所里。阵痛延续了一天一夜，孩子在落地过程中喝了点水，一生下来就不透气。她们把他拍着，擦着，还往嘴里吹气进去。他这才皱起小脸，哭了。虽然孩子已经在咳嗽，可是收生婆却一点也不灰心。他一直像小猫一样哭得很可怜，又不肯吃奶。后来哭泣停了，光是咳嗽。第三天早晨，达莎把手伸到摇篮里去，可马上又缩回来——她摸到那小孩子已经浑身冰冷了。她把他抓过来，解开襁褓——淡黄色的、稀疏的头发直竖在他那高高的头盖骨上。

达莎发疯似地尖叫一声。她从床上跳起来，扑向窗口——想弄破窗子，想跳下窗去，想寻死。……“我糟蹋了他，糟蹋了他！……我受不了，我受不了啊！”她一遍又一遍地说着。捷列金好不容易将她拦住，把她安顿在床上。小尸体被移开了。达莎跟她丈夫说道：

“我还在熟睡的时候，死神就袭到他身上。只要想一想——

他头发都竖得笔直咧。……他独自个儿在受苦。……我倒睡熟了。……”

不管他怎么说，也没法让她赶走那小孩子跟死神单独搏斗的幻影。

“好吧，伊凡，我再也不这样啦！”她这样回答捷列金，但求不要听见她丈夫那说道理的声音，不要看见他那尽管艰难困苦也还是“生趣盎然”的、健康红润的脸。

捷列金那充沛的体力，使他绰有余裕地能够从清早到深夜，穿着破烂的套鞋，在城里头奔来奔去，找寻零工啊、粮食啊、木柴啊什么的。他一天赶回家好几次，非常劳碌，非常关切。

然而那时候达莎最不需要的，恰恰就是这种温存的关切。伊凡·伊立奇的具体行动越是多，达莎跟他也越是疏远得不可救药。她成天独自一个坐在冷飕飕的房里。偶尔打一会盹，在她已是最大的幸福。她会瞌睡一下，用手往眼睛上一抹，心里觉得爽朗一些。随后她走到厨房里，因为记起伊凡·伊立奇曾经请她做一件事。可是哪怕是最简单的工作，她也没法胜任。十一月的雨，淅淅沥沥地打着窗子。风在彼得堡上空呼呼地直吼。在这样的寒冷中，她儿子那小小的尸体却躺在海边的坟地上，这儿子甚至连抱怨都还不会呢。……



伊凡·伊立奇知道她害了心病。只要电灯一熄，她就会缩到角落里一张安乐椅上，用披肩蒙住头，默默地沉浸在万分痛苦里。可是生活总得活下去。……人总得生活下去啊。……他把达莎的情形，写信给莫斯科她姐姐叶卡捷琳娜·德米特里耶芙娜，可是这些信准没有寄到，因为一封回信也没有。说不定卡嘉自己也出了什么岔子了。时势可真是艰难啊。

伊凡·伊立奇站在达莎背后，偶然挪动脚，踩到一只火柴盒子。他马上明白：原来在电灯熄灭以后，达莎曾经不时划一根火柴，跟黑暗和郁闷做斗争。“唉，可怜的人儿！”他想，“她已经

孤独了一整天了!”

他小心翼翼地捡起火柴盒。里面还剩着几根火柴。他从厨房里搬来早晨准备好的木柴——用一个旧衣橱仔细锯成的零星木块。他蹲在书房里，在一只砖砌的小火炉里生起火来，这火炉上装着一根弯曲的铁管子，打房间里通过去。细木条儿燃烧时发出来的烟，味道很好闻。微风在炉门四周的裂缝里呼啸。天花板上映出了一圈摇摇曳曳的光晕。

这种土制的火炉，后来给起了个远远近近大家都知道的绰号，叫做“资产者”，或者叫做“蜜蜂”。在整个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它们一直为人们忠诚地服务着。比较简单的一种是用铁制的，下面有四个脚，上面只有一个灶膛；有一种比较精致的，装着烤炉，可以焙烤用咖啡渣做的薄饼，甚至焙烤腌干鱼的馅饼。还有一种更富丽的，装着从什么壁炉上拆下来的瓷砖；它们都会发出暖气，能煮能烤，而且合着风雪的咆哮哼出远古的火的歌曲。

人们围着焰腾腾的火炭儿，正如古时候围着炉灶，烘暖他们冻僵的手指，耐心等待茶罐盖子的掀动。于是进行闲谈，可惜那些话都没有记录下来。胡子蓬松的教授们，穿着毡靴，裹着毛毯，把破破烂烂的安乐椅更拉近了一点，写下他们杰出的著作。诗人们饿空了肚子，写下他们关于恋爱和革命的诗篇。阴谋分子坐成一个圆圈，把头攒在一起，小声传递消息，这些消息一个比一个古怪、离奇。而在那几年中间，很多豪华古老的家具都化成一缕烟，往铁管子里飞出去了。

伊凡·伊立奇十分重视自己的火炉，他用泥巴涂好裂缝，还在烟囱管底下挂上一个旧洋铁罐子，免得煤烟掉到地板上。茶罐滚沸以后，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纸包，把糖倒在玻璃杯里，倒得很多。又从另外一个口袋里掏出一只柠檬，这柠檬会落到他手里可真是一个奇迹（他在聂夫斯基大街上用一双无指手套跟一个残

废军人换来的)，他把一杯放着一片柠檬的甜茶，端到达莎面前。

“达辛嘉，这里头有柠檬！……我这就去把‘眨眼者’点起来。”

这是一种东西的名称，原是一个洋铁罐子，里面有一根灯芯浮在向日葵油上。伊凡·伊立奇把“眨眼者”拿进来，房间里朦朦胧胧地给照亮了。

这会儿达莎已经像样地坐在椅子上喝茶。捷列金很高兴，在她近旁坐下了。

“你猜猜看，我今天碰到谁了？华西里·罗勃莱夫！你记不记得罗勃莱夫父子俩在我的车间里做过工？我们一向都是很好的朋友。那父亲呢，眼神很狡猾——常常一只脚跨在农庄上，一只脚踏在工厂里。一个突出的典型！华西里呢，那时候就已经是一个布尔什维克了——人很机灵，可是凶狠得像鬼。二月里，他头一个带我们车间里的人冲到了街上。他还爬到阁楼上搜索警察；据说他亲手杀死五六个家伙。……十月革命以后，他成了个大人物了。嗯，我跟他谈了一下。……你在听着吗，达莎？”

“听着呐！”她说。放下了空玻璃杯，她用瘦小的拳头支下巴颏，瞪着“眨眼者”的浮动的火苗。她那灰色的眼睛，对于人世间的一切全不在意。她的脸耷拉着，娇嫩的皮肤看去像是透明的样子，以前显得豪放甚至轻率的鼻子现在变得尖棱棱的了。

“伊凡，”她说（这准是她要表示对那杯柠檬茶的谢意），“刚才找火柴的时候，我在书背后发现一盒纸烟。假使你需要……”

“纸烟！啊，达辛嘉，那正是我一向挺爱吸的那一种！”伊凡·伊立奇装作喜出望外的样子，虽然这些纸烟就是他自个儿藏在书背后，以备不时之需的。他点上了一支，斜过眼睛去瞧了下达莎那毫无生气的侧影。“我应当把她带走，带到老远老远的南方去。”

“嗯，我跟华西里·罗勃莱夫谈了一下，他帮了我很多忙，达

莎。……我不相信这些布尔什维克会突然消失的。他们在罗勃莱夫这样的人里面扎着根，你知道吗？……一点不错，他们谁都没有当选。他们的政权也好像是千钧一发，而且只建立在彼得堡、莫斯科和几个大城市中心。……可是全部秘密，却在于他们那政权的性质。这个政权，跟华西里·罗勃莱夫这样的人有着血缘关系。这种人在我们这样的国度里并不多。……可是他们都有信仰。……他可以让狮子和老虎扯裂肢体，可以给活活地烧死，可是他照样还会热情洋溢地高唱‘国际歌’的！……”

达莎还是一声不响。伊凡·伊立奇拨了拨火。他蹲在炉门前面，说：

“你知道我想谈什么？……我们一定要决定参加哪一边了。人不能坐着等待事情的好转啊。……坐在路边请求别人施舍，那更丢人了。我是一个健康的人。我不是一个怠工者。……凭良心说，我想做点儿事。……”

达莎叹了口气。眼皮紧闭着，一颗泪珠从她睫毛底下慢慢地滚下来。伊凡·伊立奇喘着粗气：

“当然啰，我们首先得解决你的问题，达莎。……你应当寻找生活的力量，让精神振作起来。……你眼下的生活简直不是生活，这是慢性的毁灭。”

他禁不住怒悻悻地复读着“毁灭”这个词儿。听了这个话，达莎像孩子一样呜呜咽咽地说道：

“我那时候没有死，难道是我的罪过吗？现在，我倒累你活不下去。……你带给我柠檬。……可是我从没那么要求过你啊。……”

“跟她真是没有什么好讲的！”伊凡·伊立奇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不时在窗前立定下来，用指尖轻轻敲打那罩着水汽的玻璃。雪花在旋转，雪风在哀啸，狂风那么猛烈地掠过，仿佛要追过时间，飞进未来，去报道非常的事件。“把她送到外国去吗？”伊凡



·伊立奇想。“还是送到萨马拉她父亲那儿去？这种种够多么复杂哪！……可是我们总不能再这样子生活下去了。……”

达莎的姐姐叶卡捷琳娜·德米特里耶芙娜早已带着丈夫伐吉姆·彼得罗维奇·罗欣到了萨马拉她父亲家里，在那边她们可以不愁衣食，安安静静地待到春天。到了春天，布尔什维克当然都要完蛋了。德米特里·斯捷潘诺维奇·蒲拉文医生甚至已经推算出一个精确的日期——在霜冻结束、春季的泥泞期开始的时候，德国人一定会在各路前线发动攻势，眼下俄罗斯的残余部队正在那些前线召开会议，士兵委员会正在混乱、叛变、大批大批开小差中间白费气力地设法找寻革命纪律的新的形式。

近几年来，德米特里·斯捷潘诺维奇老了许多，景况也困难了，而且变得越发爱谈政治。这次女儿回来，他觉得非常高兴，便马上着手对罗欣进行政治上的改造。他们在餐室里会一连坐上好几个钟头，傍着茶炊（这是一只容量很大的皱瘪的烧开水用的器皿，从古流传下来，好像越改进越好了——你只要投进一把炭去，它就会没休没歇地唱出乡村风味的茶炊的歌子来）。德米特里·斯捷潘诺维奇衣服穿得极其随便，人长得虚胖、臃肿，花白的鬃发蓬松凌乱，他吸着**九**的纸烟，咳得满脸通红，一面可还不断地谈着，谈着。

“我们的祖国弄得糟透了，~~太~~……战争我们已失败啦。……请别生气，中校！我们早该在**一九一五年**讲和了。……我们应当受德国人的统治和训练。那样他们会教给我们一点什么东西，那样我们可以变得像一个人。可是现在，什么都完啦。……照他们的说法，像这样的情况，医学也无能为力了。……请你别说啦！……我们拿什么来武装自己——难道拿三股叉的干草耙吗？今年夏天，德国人准会占领俄罗斯南部和中部的整片土地，日本人会占领西伯利亚，而我们那些拿着那有名的干草耙的农民，会被驱